

留给你的高原

刘湘晨 著 / 摄影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写在前面

在远距2000公里的木吉游走几十天回到久别的城市,每天涌在心间的新鲜感顿去,我面对楼群一片木然,恍如隔世。还有个更糟的感觉,坐在出租车里一进市区,车流里的废气一下噎得让人难以透息。

在家仅待了一天,比在高原的沟谷间跋涉几十天还累。我的两条腿有足以攀援海拔6000米以上的韧力,肺活量足以支撑心脏在极度缺氧的环境强劲跳动,但这一天晚上靠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半夜渴极了,我竟没有力气去端一杯水。

没有深究累与不累之间的差异会有多大,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可我知道,比之于多年前塔克拉玛干之旅,我的体内和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此深刻、如此行远,让我本

人始料未及。这累,是带有更多摒弃的选择;这不累,是一种呼应和向往。不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有一点很明确,我的行为出于矫情的目的已绝少,更接近简单和朴素,像我在牧人的房侧看到整垛整垛的牛粪饼总能唤起温情一样。

不但是理智,就是在纯粹的生理层面,适应什么或难以忍受,已明确表现出我的倾向性和选择,这种变化应更具说服力。

山里的日子清苦而寂寞,原想等到下雪再离开,今年的雪迟迟不下,等待的每一天是毡房清晨冒出的缕缕炊烟,悠长而单调。这是奢侈的日子,笔随思绪在纸面流泻,心在驰想中,驰想在天地间……

山里的每一天,完全的异族环



境，一碗冒着热气的奶茶端在面前，人在有烛光照亮的每一角，你可以从容地把一个微笑记在心里久久品味。山里人的微笑有酒的醇香，珍藏越久越有让人沉醉的魅力。城里的人呢？迎面而来的都是笑脸，却一个也记不住，像是街头广告小贩硬塞在你手里的宣传单，没有一个人仔细看过，转手被弃之路旁。

我原想写一篇有很多内容的序，竟然再也没有提起笔来。

几经周转，思绪尽失，最后是可怕的麻木。

那时候，我在心里一次次祈望，希望能尽快回到木吉的那间小屋。在那里，院外一声狗叫也是足以让人被震撼的一件大事，天空透明，让人的视力再次受到考验，从远处覆盖着冰雪的山岩上透散过来的空气沁凉宜人，有一张桌子可以独对纸面，心脏跳动之外惟能感到的声音是笔尖在纸面上划过，那才是我久盼的情景。

事实上，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木吉小屋里的一张桌面前。

回到木吉，坐着吉普车重新颠簸在山道之间，久闭的心界被打开，重新被许多情景和细节感动，被许多人世和自然的片断所吸引，唤起绵绵温情，这本身就极富寓意性。

在回到木吉之前，我又去了英吉莎、莎车和喀什，在每一个地方都吃了拌面。原本离开木吉是赶去外地参

加一个会议，往返不到10天，端着一盘拌面一下子有几辈子欠了吃的感觉。同行的人说阿图什的拌面更好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那样精细挑剔的食觉，只觉得是拌面就好，就比吃不到的地方幸福。作为一个地道的汉人，原对新疆地道的纯土著文化的拌面并没有多少深刻印象，几十年过去，再端起一碗拌面，能让人尝出几十种的甜味儿。其实，一点儿糖也没有，只是你一个人和这一方水土的约定，只是让你“总觉得”。生生世世，再也难以改变。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人一旦有了他最爱吃的食物，也就选择了故乡。较之于一切人为意愿和非人为意愿，这更具说服力。对我而言，有拌面的地方就是故乡，就能找到家的感觉。当然，有奶茶的地方也总能唤起浓浓的乡情萦绕。



西极的云





人生漂泊

换了一条专门适应在野外的迷彩裤，再拉开登山包的坠带，解下陆战靴登在脚上，最后戴上惟出野外才戴的鹿皮摄影帽出门上车，我的另两个兄弟前一天晚上才剃的光头在阳光下锃亮，出行的感觉真好！

踏上路，就是延亘时数长久的长途，持续多年，以致让我惟在出行的时候才感到人生的幕布被拉动，重新开始生活。

吉普车发动机的声音紧凑有力，没有人进入风烛残年之后的那种喘息，每个部件都咬合得严丝合缝儿。城里的豪华车只有在启动和熄火的时候才会有些声响，也是在尽量抑制出声，有点儿像城里人的生存状态。坐在这样的车里，一有声音就会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不舒服，以致让每个人都对声音有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像北京212这种越野车完全不同，它的造型概略而粗糙，每一处都极尽张扬，部件和部件咬合的地方因为碰撞不断发出声响，实实在在持续不断的噪声和颠簸，并不让人觉得噪乱，坦然随其在荒野间纵横驰骋……乘吉普车的感觉让人总在激情之中，它的起始、行进途中和它最后

要去的地方，都让人充满向往和期待，都会让人激情澎湃！

几十年间，无数次从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公路大动脉过往，从没有在阿图什往喀什的路段上见到雪峰的经验。阿图什方向的路段地势较高，顺延下去，路段逐渐沉缓，正好是一个俯瞰的视角，昆仑山的一道前缀山梁像是一道断崖横陈，它的背后是一抹掩隐不尽的铁青色，让人能真实地感到山的质感。再往后，天空密布的浊云之下有一线雪峰半露，随行的人说那就是公格尔峰和公格尔九别峰。

我大为诧异，以我的经验，每每往帕米尔高原走，总是从喀什往正南的方向奔，那里才能见到公格尔及其姊妹峰，喀什所在的位置应在阿图什正东面，我很怀疑眼前所见的远处大山的真实性，也许是另一座山？随车在过于辽阔的旷野之间驰骋，人意随想的判断和准确地理坐标所显示的方位毕竟是两回事，南辕北辙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接我的司机是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维吾尔族汉子，叫吐尔逊巴克，他告诉我山里前一天才下了一场暴雨，估计今天会有山洪下来。

山里的规律，一过午夜之后，温度逐渐下降，最后降到冰点以下。这时候，融雪停止，等到第二天午后温度持续升到高点，融雪的过程才会重新开始，最终汇积成蓄有足够力量的山洪冲决而下，犹如野马脱缰，其破坏力大得让人瞠目结舌。若再有大面积和持续的降水条件，更会加速、加大这一过程。荒野间的纵横沟壑都是由洪水冲凿出来的，随意散布的碎石和整幢房子大的巨石由洪水从山上切割下来，最后再输送下来随意撂置在荒野之间。若要通过洪水经过的路段，最好的时候是凌晨之后到午后洪水下来之前。

我们一路驰行，几处常年不易经洪水的路段也被冲垮了，沿路随处可以见到筑路施工的工地。

前往木吉的前半段公路是南北向纵穿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国际大通道，当年初建伊始，我和几位热心人曾组团做专题采访，后来结集出版了一本报告文学集《帕米尔之路》。那时候，一条乌黑锃亮的路面，成了亘古山野之间最抢眼的一道风景。时不时会有牧人站在路面上溜达，趁人不注意俯身摸一下，看看是不是真实。我后来有机会过境，去巴基斯坦看了几个地方，知道两边儿的山地状况完全一样，一条公路便显得格外重要，护理的难度也格外大。两旁尽是危岩耸峙，稍经雨水或融雪开始，随时有可能塌方或有泥石流冲下来。几年过去，一条崭新的公路干线已是垂暮之年的女人，满目褙

褻，没有一处不见疮疤，或路面剥落，有些路段被沙石掩埋或者完全被冲断，不得不另辟途径。近些年，几乎已没有不走便道的时候了。最倒霉的是正碰上路段冲垮而便道又没有开出来的时候，你就看着推土机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推出一条路，不得不打道回府，几天之后再回来才能通行。

特殊的山地环境，不知道中——巴公路当初的设计者们是不是想到，当他们在帕米尔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划出一条横线，一个新的行当随路而生，这就是护路人。年年岁岁的雨雪不停，年年岁岁的塌方和泥石流不断，这决定了护路人一年的周转。相对于哪怕最小的一个人口居住区域，这里都是最边远的地方，由此成了中国西部边远省区流民最后的落脚点。打一季工，也可能连续干几年，有塌方和泥石流就有干不完的活儿，挣一份工钱吃三餐饭，几年之间竟也可以娶妻生子，撑起一个家。在公路沿线，常可以看到在公路边上玩儿的孩子们，任随车辆驰往而不顾，孩子们玩得尽兴投入。我想，至少有种潜意识支撑着他们，不管再远，有路的地方就是家，一条路就是他们和父母之间的纽带。



照以前的看法,相对于攥锄把子的人,筑路人该算做工,一年四季沿着公路线转,哪里的路段抢修,哪里就会多一个临时营地。几块儿破旧帆布再加几片塑料布就能支起一个帐篷,边儿上丢一堆差不多快晒干的菜,几天,甚至几十天、大半年,一个营地驻扎的时间长短视路况破坏的程度而定,低水准的生活和随季节飘荡构成了这些护路人的人生。几片塑料布罩着的家会让任何一个偶尔路过的人匪夷所思,夏季,赤野一片,那时惟一可以遮蔽太阳暴晒的地方,夜晚可以让人一夜酣梦……

吐尔逊巴克接我出喀什不久,停下车去打电话,听他回来一说,我才知道原因:

他和老婆已有两个月没见面了。

知道从山上下来,老婆带着两个儿子从500公里外的和田娘家准备乘“大巴”往回赶。巴克急忙打电话赶在老婆上车之前拦住娘仨儿别让他们回来,老婆那边儿果然正准备出门去长途公共车站。没有电话的话,颠簸一天赶到家又会扑个空。

我问巴克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巴克耸了耸肩,意思是只有“胡达(真主)”知道。中途有位往木吉去的人搭车,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如今那种游



走天下的四川人之一，给你递烟之间显出他应付人所必须有的韧性和对你不得不付出的献媚。实际上，他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大多数人对此类人尽可能保持足够的自尊而视其不见，哪里知道山野之间许多常人想也不敢想的一些大业绩就是这样一些人做的。

四川人最后搭了我们的车，他带的惟一行李是一个装了2500个避孕套的口袋，弄得我们大吃一惊，一时笑话不断，脑海里充塞不尽的是2500个避孕套带进山里之后的缤纷情景。经他一说我们才弄明白，四川人是去木吉山里开铜矿，避孕套最大的好处是装炸药不受潮，爆破效果比不用避孕套的好几倍。

我想，这种每天用避孕套填塞炸药的人生想必更富传奇，完全与人生活的常态撕裂开来，成为大多数人的另类。

我们在正午的时候穿过了有数道洪水流经的大片砾石荒野，可以看到水的流速正在增疾，想必不会持续太久，洪水就会使这个地带成为禁行地。洪流之间巨石的相撞声和洪水的咆哮声会使笼罩山野的整个长夜充满森肃之气。







往木吉去

盖孜两旁山崖陡峭，舍此而外没有别的通途，这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使盖孜从古到今都是一道“咽喉”。跨过这道山门，你将进入久远的地理年代和历史年代。古老的地理变迁全部赤裸呈现，仿佛还在硝烟未尽的昨天。那蕴藏在地下的无忌蛮力把这个世界揉弄做一堆就堆在你面前，规则和质量被重组，形成新的每时每刻都会让人瞠目结舌的格局。乱石之间的夹缝儿是河水涌出的管道，河水一侧有数行零落行迹延续至今，那是几千年前最富传奇经历的一些人物的履历。人们的视线由此被牵入一个充满激情、梦想和伟大信仰力量的世界，非如此，无数与此毫不相关的人纵将毕生投入，做一次最不经意的穿越，又何苦呢？

帕米尔高原，是一个让人想象驰骋、激情飞越的世界。她的存在只鼓励这样一种精神：

拿一生去投入一次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终解的寻索！


即使有这样一派豪迈心境，走过塔尔墩巴什大桥，我依然大大地被震撼。

通过盖孜之后，山路逐渐抬升，两旁危岩耸立，我和大多数路过此处的人的印象完全一样，思绪和想象力尽被困在两旁大山的挟持之间，就不会有别的心思去揣想山顶的情景怎样，山的背后会不会有另一个世界……

我仅知道一条山道奔南去，末端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交界的红其拉甫达坂。我的司机巴克突然一把方向盘打向路的西侧，我才顿觉有另一条大道的存在，这就是木吉大道。在后来继续的途中，我以完全被惊醒的目光看到宽阔河床一侧的山沿儿上有与盖孜河谷岩壁上完全相同的路沿儿遗存，相信这条大道也和当年的葱岭大道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或者说就是当年葱岭大道的一部分，在丝绸之路年代前后的许多世纪中起过同等重要的作用。我的浑然无知实际上是我的历史知识的浅陋，不经意间的遗忘正是许多历史最终被淹没的原因。

我很快找到了明确的方位标志。

以往我的帕米尔之旅，都是沿着特勒库木库湖的东岸而行，老百姓通常叫它沙湖。除了或浅或深的湖水，



沙湖最明显的标志是布伦库勒白沙山。此刻，我正沿着沙湖北岸而行。在多少年间，我一直疑惑不解，不知道白沙山上的沙子是哪儿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沙子乘着自东向西的季风最终飘落在布伦库勒白沙山上，有这种可能吗？那中间的漫长路距和万重大山的阻隔都是无法逾越的。再则，也不会只选中一座不大的布伦库勒白沙山来堆放沙子。另一种可能是自产，在众山之间，只有这一座含特殊矿物的布伦库勒白沙山，经风和持久降水的侵蚀，表层的岩石最终成为沙屑堆积在山脚下，沉淀在湖水中。一有大风狂卷，便随风飘扬，最终将整幢山覆成一色，远远望去，犹如一幅墨痕浅适的山水画卷……

在帕米尔高原的众山之间，布伦库勒白沙山仅能算一片低矮的丘陵，沿着沙湖的东岸走去，实际上很快就能一脚踩着湖沿儿和布伦库勒白沙山的山边；沿着西岸走，初以为是进入另一片湖面，实际上是湖水围着布伦库勒白沙山展开，湖面远比我以往走在东岸看到的大，估摸至少在三倍以上。整个布伦库勒白沙山也比我想象中摊展得更远、更开阔。沙湖往西继续展开，水色更蓝，估计已有足够的深度，再往上才看到湖形渐渐变得狭小了一些，那时沙湖上游的注水口，汇拢了上游无数条山间河流的木吉河

最终从那儿流进沙湖。

在我沿着沙湖北岸绕行，同时，也是走向盖孜峡谷西面的大山背后，那些巨大的山岩堪称山的极致，是高天之下人之仰视的观止，何尝想到我会绕到它的背后眺望。

我很快发现这些巨大岩石是另一大片高原台地的边缘，由于台地地势的整体抬升，这一端地势和缓了许多，尽失威严，让人很难相信此一处山地与盖孜峡谷的巨大山岩竟是同一片山林。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这片高原开阔地，暂且称其为“木吉台地”吧。

登上木吉台地，并不是高原的极端，远处仍有无数群峰耸立，山顶是终年不化的冰雪，其久远的历史很可能不在公格尔诸峰的古老冰川之下。不知道全世界所有那些最著名的大山的高度是怎么确定的，我估计这些山峰的海拔高度绝不在公格尔峰之下，只是没有确切记载。巨大台地平原的开阔无际和它本身拥有的高度，都使得这些台地边缘的山峰显得不那么突兀，不那么让人难以承受。在这些高山环围的巨大阔地之间是一条久经车轮碾轧形成的便道坦缓伸去，80公里外就是木吉，那里将是这片台地的中心，垂直海拔高度平均比塔什库尔干县城高出800米，为3900米。

前往木吉途中，另一个深刻印象

是看到多处台地正在演变的清晰显示，边缘尽是一道道被水浸蚀的沟痕。夕阳之下，每道沟痕的边缘都有一道暗影，远远望去，有一片旧城的壮观和残韵。实际上，那正是一片台地开始崩溃的标志，要不了多久，就会坍落一片，由此显出新的台地边缘。若干年后，整个台地消解，最终夷为平地。我很吃惊，木吉台地最东部边缘那些巨大山岩有着铁的质感，竟然也是这种演变持续推进的某个片断。

地理的沧桑剧变只是岁月延续的另一种记录，缓慢、悠长得让人不易觉察，而人所能感觉的时间和变化却十分有限：

一个人死了，一座桥坍了，一条河干了……

不到实地，木吉河绝不会引起我的注意，此刻，我正溯木吉河西行。

即使在中国地图上，也能看到叶尔羌、塔里木、伊犁和鄂尔齐斯这些河流的标志，都是在高山大漠之间纵横千里、气吞霄汉的大河，是多种文明类型和文化的直接孕母。木吉河则完全没有记载，只有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区域地图上才有显示。

但是，因此而有的偏执和轻慢绝对是一个错误。

木吉河是继康许瓦河和琼喀拉苏河之外的第三条最终注入叶尔羌河的

上游支流之一。这使我有了一个教训，以后但凡听到有人能叫得出的河名儿一定留心。经过漫长历史，能够留下来进入记载的每一条河流，都不会没有其超乎寻常之处，它很可能曾在历史的某个转角处发挥过巨大作用。就像木吉河，几千年的风尘落定，人们已很难相信那些驼队和马队，还有那些人，都是喝着木吉河的水最终才能穿越高原，从而创造足以彪炳历史的辉煌业绩！丝绸之路最终的衰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有关；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大片的沙漠地带已失去类似木吉河这样一条河流的支撑。

木吉河谷十分宽阔，最宽的地方纵横近千米，不时可以看到有另外的河谷从一边儿铺延下来汇融其间，使整个河谷更显得辽阔伸展。河谷中央是整个谷地的最低点，那是河流蜿蜒流去的通道。稍微扩展一下，南岸或是北岸，或者两岸都有，是一块块儿或大或小的河漫滩，再外延的地方更辽阔，一色砾石，有些地方是细沙，这是河谷与山地相接的过渡地带。每天午后，高山融水挟着沙石自上冲决而下，由人过往的河滩地一时成了畏途。

——这是一次地理史的形象演示和地理成因的大揭秘。

千万条发自高山冰岩之下难成规

矩的河流千百年不停息地从山顶顺延而下，最终造成高原今天的地理：

台地、沟壑、河漫滩、河道……

看看从山顶拖曳下来的一道道水迹线和山间洪流冲刷出来的洪道，也使我确信大凡诸如沙湖之类的高山湖泊，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泉水湖或其他与河源伴生的湖，而是泻湖，由无数涓溪通过砾石层渗出最终汇聚而成，这个途径的水流总量远超过其他途径得到的供水，譬如降水和河水注入。

在湖畔和河畔，油绿的草甸是严酷高原一曲略带哀婉、让人感伤的歌吟，格外粗糙的格局中有几星纤细得让人呵护备至的点缀，像一个莽汉正在看着襁褓之中的婴儿。这些地带，正是高原最珍贵的湿地，有草和花儿，水里有纤长的藻类在清晰可鉴的

水底悠然飘扬，小鱼游弋其间……这里是黄鸭、黑鹤、灰雁和其他一些鸟类的季节性栖息地。

柯尔克孜人选择河湾湿地做“冬窝子”，留一季野大麦用石砌的墙圈围起来，秋后割倒晾干做冬饲料，距河湾不远的山凹处避风，正好可以盖房住人。高原的冬季，大雪能埋掉骆驼，风能吹塌山顶的雪冠，造成雪崩，这样的环境，惟可以借地势之便遮蔽，每处山地弯儿凹进去的地方就成了盖房子的好地方。

木吉河沿岸山地被分成两段，下半段归阿克陶县的布伦口乡，上半段归木吉乡。小的“冬窝子”有四五户人家，大的地方几十家聚在一块儿，一幢一幢的石房依地势缓缓垒垛起来，远远望去像一座依山而筑的城堡。



这个季节，牧人们都赶着他们的畜群去高原更高处、更远处的牧地了，那里的暖季短，草情薄，度过夏季牧人们就会回到河畔安置一个冬天。这个时候，各家的门和窗紧闭，几幢空屋，鸟雀无迹，掩隐不住因期望不遇而有的几许清冷，那是在召唤远去的人该及早踏上归路。

我很吃惊柯尔克孜人造房对石料娴熟的运用技艺，一点儿不比高原上同样以擅用石头著称的塔吉克人差。塔吉克人的石屋更随意些，似是全不在意长期打算；柯尔克孜人的石屋更见棱角，墙面更平整一些，显然蕴含着一种更精道的入世态度。我以为，面对大量的石头这个最根本的生存现实，才使两个高原民族都对石头的妙用费尽心思，只是柯尔克孜人的技艺显然更高超一些，那连结着2000多年前的一段久远历史。史称柯尔克孜人最早生活在遥远的叶尼塞河畔，他们曾在那里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背景一直影响到如今已迁往高原十数个世纪的柯尔克孜人，使他们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塔吉克人不同，他们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高原的土著，行

为和审美的参照更接近原始。

翻越最后一片山地，站在高点上俯瞰，整个木吉草甸尽在眼底，周围是雪冠覆盖的山，连绵不尽，中间一条河水横贯，滋养出大片草甸，散布几幢房屋和无数毡房，零落牛羊装点其间，这简直是一片福地！

木吉没有一棵树，一种阔叶蕨类和一种碎穗蕨类长得极盛。高原上的这个时季已是秋季，夜后有霜，两种蕨类多汁儿肥厚的叶和茎已是紫红色，犹如血浴。此刻，只有在高原上才能见到的夕辉华贵透落，整个大地的色彩都被最逼真地呈现出来，远山的青岩和雪冠，丘陵地带的金黄，草甸的油绿，河水的银白……完全是最恢宏的一阙交响乐的色调，让人不得不惊叹大地的诗章竟也是写不尽的百媚千姿，流光溢彩！

